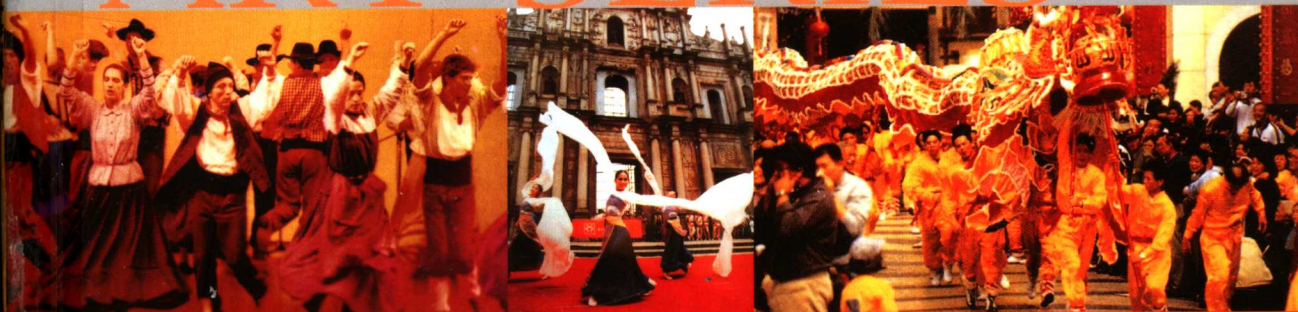


MACAU ART SERIES

王文章 吴荣恪 主编

澳门艺术丛书



舞越濠江

澳门舞蹈

罗斌著

澳门舞蹈

2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39)

MACAU

王文章 吴荣恪 主编

ART SERIES

澳门艺术丛

书



舞越濠江

澳门舞蹈

罗 斌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舞越濠江：澳门舞蹈/罗斌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12

(澳门艺术丛书)

ISBN 7-5039-2636-8

I. 舞... II. 罗... III. 舞蹈艺术－概况－澳门

IV. J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9014号

舞越濠江——澳门舞蹈

著 者：罗 斌

责任编辑：董瑞丽

责任校对：崔建文

版式设计：时空意匠文化艺术工作室

封面设计：海 洋

出版发行：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邮 编：100029

网 址：www.whyscbs.com

电子邮件：whysbooks@263.net

电 话：(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0.375

字 数：70千字

书 号：ISBN 7-5039-2636-8/J·712

版 次：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Dance

澳门艺术丛书

缤纷妙响——澳门音乐

走回梦境——澳门戏剧

濠镜风韵——澳门建筑

舞越濠江——澳门舞蹈

边缘上的行走——澳门美术



57575 k

责任编辑 董瑞丽
封面设计 海洋



澳门艺术

《澳门艺术丛书》编委会

主 编：王文章 吴荣恪

副主编：张庆善 丁亚平

策 划：吴北明

顾 问：吴志良 刘仕尧 何丽钻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亚平 马若龙 王文章 王 路

刘 托 孙晨荟 吴北明 吴志良

李 岩 应萼定 沈悦苓 宋宝珍

张庆善 张振涛 陈炜恒 陈继春

罗 斌 周凡夫 郑 工 穆欣欣

Dance



Macau Art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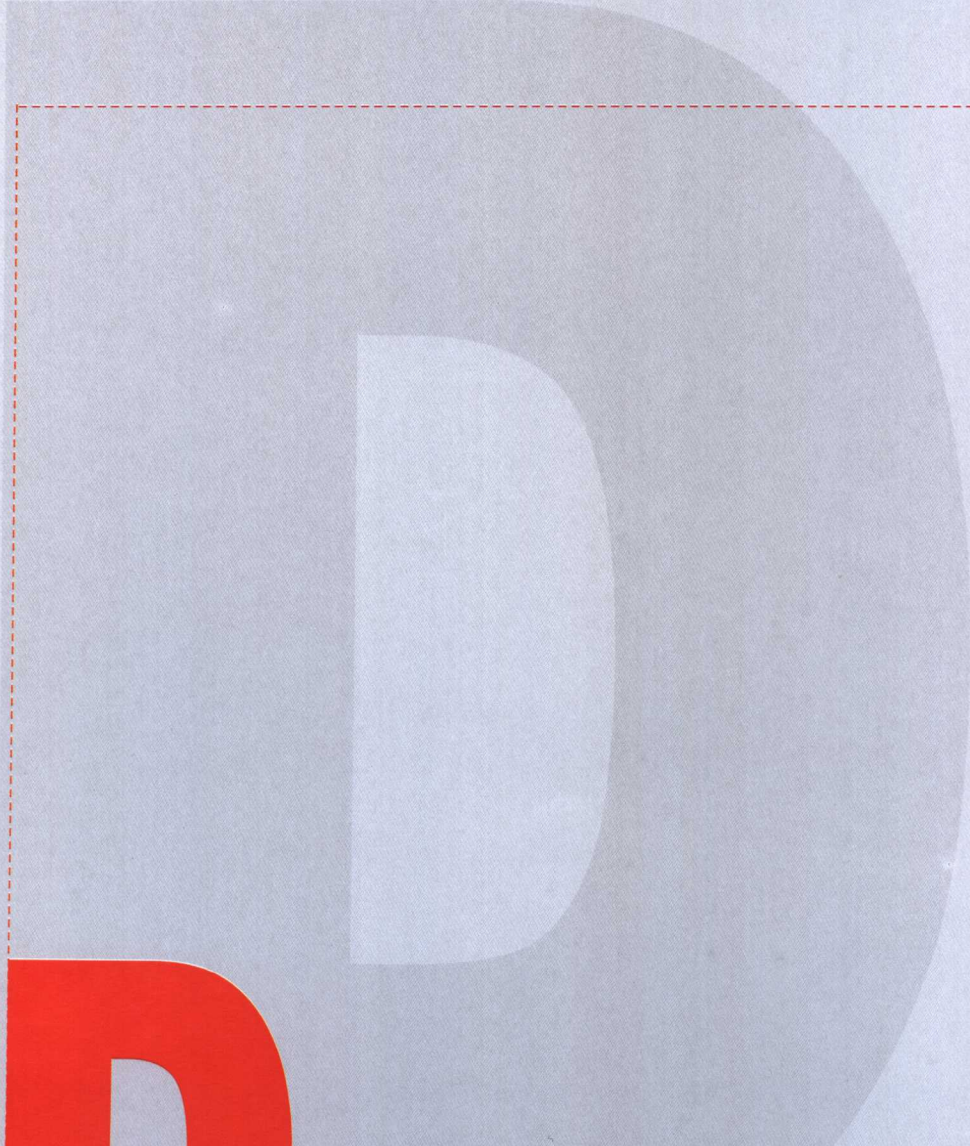
出版前言

为了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五周年，充分展示澳门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系统梳理与深入探索澳门独特文化现象的内涵，由澳门基金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驻京办事处倡议，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学术力量，撰写了这套从不同侧面反映澳门文化艺术历史发展的专著。经过丛书编撰者一年多的辛勤努力，这套极具特色的《澳门艺术丛书》，终于可以奉献给广大读者。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十五、十六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打着“地理大发现”的旗号，将澳门占为其殖民地。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澳门终于继香港回归之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它标志着葡萄牙在澳门殖民统治的结束，标志着中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没有殖民统治。澳门的历史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由于澳门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澳门文化是有着深厚内涵、悠远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和以葡萄牙文化为特点的西方文化共存的并行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主，兼融葡萄牙文化的具有多元化色彩的共融文化。《澳门艺术丛书》共分五卷，分别为戏剧卷、舞蹈卷、音乐卷、美术卷、建筑卷，试图揭示澳门文化艺术的个性特点、独特内涵，为人们认识、理解和研究澳门文化艺术提供宝贵的资料，努力做到信而有征。同时，各卷的作者也努力在比较全面地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力求以深入的研究作出新颖独特的概括。丛书编撰期间，编委会几次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对书稿提出修改意见，特别是请澳门不同专业的学者对各分卷的书稿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各方面专家认真提出修改意见的同时，对本丛书各卷给予了充分肯定。澳门特别行政区驻京办事处、澳门文化局及中国艺术研究院外事处等有关部门也为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谨向参与其事的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表示真诚的谢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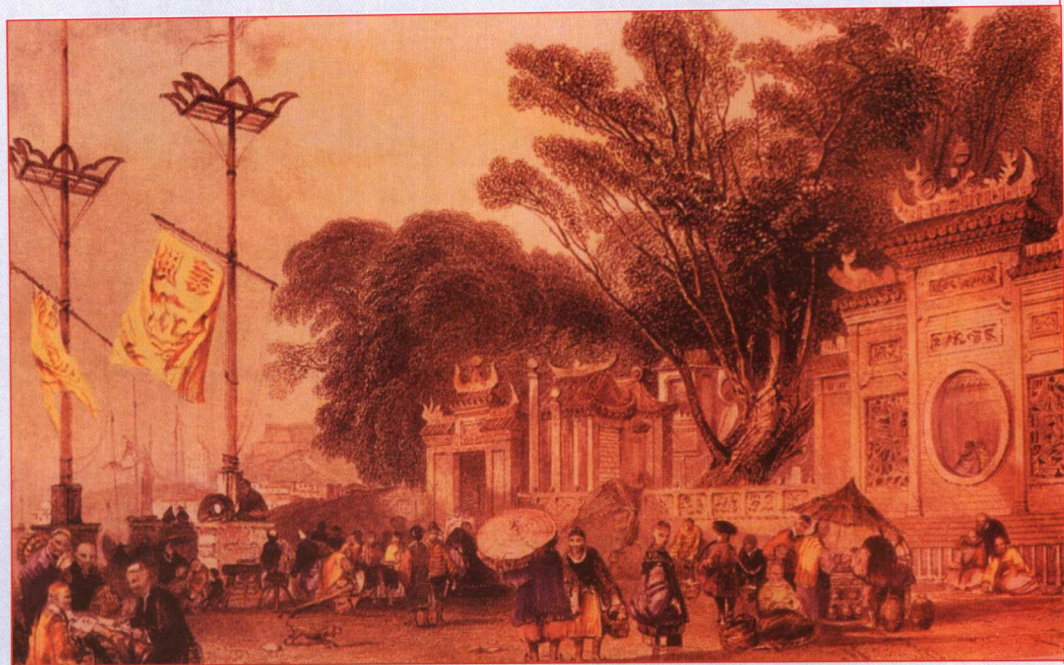
Dance



INTRODUCTION

001

导言



澳门舞蹈主流文化精神提炼

澳门自古就是
中国领土

舞蹈，

作为澳门文化略带“边缘”色泽的地段，

无论其社会性的主流构成，

还是其艺术气质的“从头”打造，

都在一定范围内标识了它的多元素共存共容的健康性格。



澳门在中国版图
中的位置



凼仔、路环环绕澳门半岛，形成了历史与现实同辉共映的澳门版图，自古弥今，历练了多少“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悲情故事，淘洗了无数“家祭勿忘告乃翁”的心路历程。飘摇的半岛情怀，孤寂的“多元”心性，润泽的海洋氛围，交织的古今表达，兼容的中葡意境，独特的文化品象，构造了澳门文化的典型性格。

也许，澳门的文明史悠久得足以让国人钦羨；也许，星岛的风云际会足以让泱泱世界侧目，但无论如何，弹丸之地具备“独立生存”气度，小小寰宇曾经演绎了“千秋家国”的梦境。沉寂与猛醒，迷茫与自知，在悲喜交加的“双重”心态里，澳门文化的孤寂与繁荣、“特异独行”与“兼济通达”被铸写而成！

澳门的文明史似乎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据史料记载，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澳门便已纳入中国版图，当时属南海郡番禺县管辖；晋时，它又划归东官郡；隋时，属南海县；唐时，归属东莞县；南宋时，亦即1152年，澳门又划入香

山县的统辖范围。关于澳门的名称，先后有六七种之多。最早的文字记载是蠔镜，此外还有镜海、濠江、海镜、镜湖、蠔镜澳和马交等。“澳门”一名见于史料记载最早的为1564年（明嘉靖四十二年），明朝大臣庞尚鹏上奏《陈未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其中有“广东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麦至蠔镜澳，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门也……乃蕃夷市舶交易之所”。清朝首任澳门同知印光任及其继任者张汝霖于乾隆年间合著的《澳门纪略》一书中有“蠔镜澳之名，著于明史，其曰澳门，则因澳南有四山林立，海水纵横贯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门，故合称澳门”。

而称澳门为Macau的由来，西方史学家也无统一说法。一种说法是葡萄牙人初到澳门时是由西海岸的妈阁登陆的，因那里有一座妈祖阁而得名。葡萄牙人向当地人探问那里的名称为何？人们告之是“妈阁”。于是，葡萄牙便以“妈阁”的谐音Macau称谓这个地方了。Macau一词见诸文字，则要追溯到早年发现的1555年11月20日的一封信。

15世纪，葡萄牙人开始向东方扩张，足迹踏上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1553年，葡萄牙人借晾晒水浸货物之机，获当地官员首肯暂居澳门，通商贸易，并于1573年起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但从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至鸦片战争前的近300年，明清政府始终无可争议地对澳门拥有并行使主权，依法管理，收取税赋。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香港被清政府割让给英国，葡萄牙人借机提出免交澳门地租要求，并逐步占领澳门。1887年，两国订立《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直至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葡方，声明条约作废。^①

^① 参见《澳门简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2000年11月版，第7页。

澳门文化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1979年中葡建交时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澳门是中国领土，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在适当时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之后，一系列的港澳回归祖国的努力都得以实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从此，澳门这个仅有约24平方公里、44万人口的岛屿之城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澳门历史的发端很早，但有案可查的澳门舞蹈史似乎仅仅过了百年。纵向观之，澳门舞蹈的形态变迁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 20世纪前半叶乃至更早，自娱性舞蹈揭起澳门舞蹈的帷幕。开埠之前，澳门民间已有“狮子舞”、“龙舞”等民俗舞蹈流行，隐含了一定的民俗仪式功能，

但流布区域有限。而最初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舞蹈样式，主要聚焦在交谊舞、葡国土风舞的范畴，而且多是以自娱、消遣为主要功能和目的的舞蹈行为。这是澳门舞蹈发端期的特征。

2.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与发展，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从内地到澳门，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占据了澳门舞蹈文化发展的主流，也使澳门舞蹈的艺术境界有所提升。与此同时，社交舞蹈也有很大的发展。

3.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澳门舞蹈全面展开并凸现发展势头的时期出现。传统的中国舞（包括古典舞和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继续发挥主流能量，现代舞、体育舞蹈和其他健康舞、土风舞及商业舞蹈等亦有极大的拓展。澳门舞蹈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澳门舞蹈已扬起了驶向正规化道路的风帆。同时，国际化的舞蹈交流活动成为澳门舞蹈“中兴”的契机。

4. 21世纪初的几年，澳门学校、社团舞蹈活动的全面兴盛，澳门演艺学院和石头公社等现代舞蹈观念的介入，催生了澳门舞蹈的新境界，舞蹈艺术的曙光开始孕育，随时有可能跃出东方的海面！

舞蹈，作为澳门文化略带“边缘”色泽的地段，无论其社会性的主流构成，还是其艺术气质的“从头”打造，都在一定范围内标识了它的多元共存共容的健康性格。但澳门舞蹈主流文化精神的提炼，始终难以避开身体话语独立表述权缺失（或曰“不在场”）的尴尬局面。度其原因，大约脱不出文化背景的多元与



南湾湖畔的观光塔



歌舞澳门



差异乃至制约与“对视”，秩序、规模缺少深度开发，观念及资源的配置与经营尚欠理性因素和分析、研究等，其所致的舞蹈形态发展的随意性和自由度便不言而喻了。

毋庸置疑，在葡国人介入400余年、管辖160余年的时间里，澳门的文化艺术缺少与其国际地位、形象相称的发展速度，其内涵与发掘更是难如人意。究其原因，如上所述者有三：

其一，因澳门特殊的历史状况和殖民地文化的地位，葡国当局无心从本质上建构其文化形象，更不会有长远而符合科学规律的文化策略和基础性的规划与设施建设，所以时至21世纪才有现代艺术馆、澳门博物馆等基础设施落成，而文化

馆、美术馆、展览馆、剧院、音乐厅的建设水准尚待提高。硬件方面的滞后，政府观念上的短期效应，必然导致文化局面上的长期低迷状态。由此而造成的艺术团体的勤奋耕耘与创作环境的艰辛之间的矛盾，便不可调和。这必然导致文化的贫瘠现象，艺术家创作心态的苦闷与无奈。

其二，“重葡轻中”。回归前，澳门当局的文化心态是以葡国文化作为主流，侧重点在于葡人的文化倾向上，对华人文化骨子里采取轻视或忽略的态度；资源配置上，同样采取不合理、不均衡的操作，重葡轻中。这在客观上抑制了中华文明在澳门文化深层的完整“贯彻执行”，同时也拖延了澳门本土文化个性的张扬时机。

其三，澳门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基本靠民间社团自发组织、自筹资金（甚至自掏腰包）、业余行为来实现，这种“朝不保夕”的运作模式，缺乏共识的艺术标准的“自主”状态，难以保证艺术创作的质量，更无法保证队伍的稳定，致使相当一部分文艺举措半途而废，文艺发展难以为计、处于自生自灭的局面。

文化的整体性偏向如是，作为个中一物的舞蹈自然难以摆脱“命运”的多舛。代表一个文化品种发展高度的专业化程度和职业化指标，在澳门舞蹈这里，却因历史的短促和机能的缺损而迷失，这不能不说是澳门舞蹈的悲哀！于是，便衍生出了“澳门舞蹈的主体精神为何”的诘问；更令人扼腕的是，钩沉出“澳门主流舞蹈精神的缺席”的结语！

静思之后，人们不难发现，其实澳门舞蹈还是存在属于自己的个性的，否则400余年的历史积淀至今，便不会有舞蹈文化的立锥之地了！虽然“主脑”难寻，但枝蔓依然繁盛，我们依旧可以从中管窥其文化传衍的蛛丝马迹。这就是本书得以成篇的基本理由。

